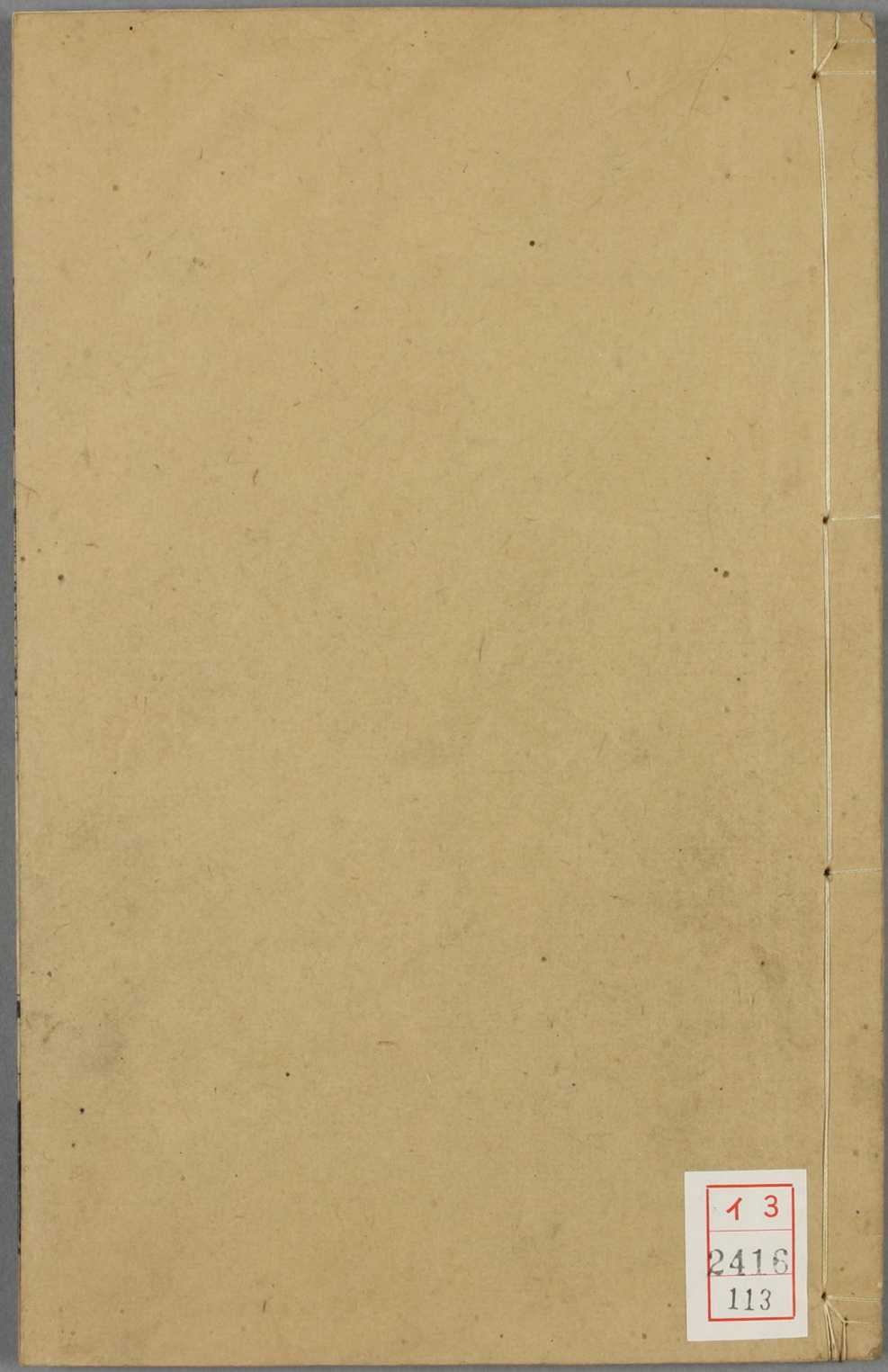

1 3
2416
113

妒婦一

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稱願之　詩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曰太室山有木葉如黎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妒

13
2416
113
<2004-673>
早稲田大学

妒婦二

原 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衰妒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髡鉗赭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燻耳飲瘖藥名曰人彘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爲后又有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梟杙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素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遥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

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妒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宥詳赦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舘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于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糟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羞慙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兒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緦跗元直遇見婦挺緦跗欲成衣謂當與已杖

失色怖婦曰不也提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世說曰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于家爲琰富貴更娶妾故也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晉山堂肆考曰晉武帝太原中詔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妒不取端正美好惟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在以卑位帝乃止　世說曰謝公夫人韓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本事詩曰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唱迴波詞曰迴波爾是拷栲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天中記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製以掩

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妒婦三

原 道苦 種妒 夫婦之道苦苦謂不至不荅 晉書武少子 帝欲爲太子納妃帝曰賈氏之種妒而

被傷 告絶 晉書祖納妻無男性妒納亦不敢違去職不許劉嗯勑曰約新婦妒身被刑戮宜貶黜帝不罪又曰謝鯤字茂度妻常夜寢于外爲人所傷疑妻所爲求離其門生仇元達爲之作遂斥元達

髡頭 剔鼻 魏志秦絶妻劉氏性酷妒絶死未殯殺其寵妾五人以爲死者有知恐見絶于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朝野僉載宜城公主下嫁裴弘有嬖姝主怒鼻斷與髮帝怒斥公主爲縣主駙馬左遷

怒斫桃花 命賣阜莢 潛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絶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耀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權折其花 宋書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它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阜莢掃帚以辱之 南史梁郗皇后酷妒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中以祀之故銀鹿盧金鈚灌百味以祀之故黃岡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見圖愈疾

誦賦沉身 齊書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爲王

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憂之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嫗姆示妃妃見唾之曰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疾亦徐差 雜俎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賊語其妻曰駿婦得如此吾無憾爲妻曰吾死何慈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于津而死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人間蓋酒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婦人頗神吾今爲神矣伯玉寤而後敢濟不然風波暴發若

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
壽陽縣有妒女廟蓋介
穆四畏梁書東漢馮衍
兒女自操井臼劉
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
妻家道坎坷三同也
貴爲一品不置姬侍欲
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
夫人

推婢入墓　賜姬出宮

婢入墓中經十年母亡
乃蘇言寶父常取飲食
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
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
愛姬生子后悲之一日
婦德娶乎吾助爾聘后
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
顧姬看輿出宮矣莊宗
銀盌綵緞　高髻濃妝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社稷妻張
氏妒悍業禪之烈祖嘗命元皇

后名張至內庭誡之曰
如此張雪涕而言業本
早衰多病縱之將誤于
銀盌綵緞賞之　雜俎
得高髻濃妝一婢新妝
汝妝乃刻其眉以青填
之及疏脫
瘢如妝焉

妒婦四

增　后妒玉人　甘后遺記

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
閹拗憤恚成疾左右識
鵲爲膳可以療其病使
盡試諸帝從之郁茹膳
愛音樂而畏憚其婦女
穜與悅狎而爲悅妻賞
鬼妓常因穜請奏樂其
坐妓然後敢出悅因得
留目

令茹鵲鵲梁武帝后妒玉人　甘后遺記

帝以玉人置甘后側玩之后亦妒玉人

坐慢出妓　南史梁

膳妒減半

金瓶賜酒　唐初兵部

尚書任瓌勑賜二女皆國色妻妒燭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勑曰妾與瓌俱出微賤相與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乃飲盡然非鴆也睡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稱臙脂虎 陸愼言妻沉慘狡妒吏民稱曰臙脂虎

妒婦五

原 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匆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妒忌 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

原 賦梁張纘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以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牕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冤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寡婦一

增 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鄙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爲內私壻終身不

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孀

寡婦二

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戸不納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又策之不吉崔子曰嫠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又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如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突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歸二子于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搆施氏　又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列子曰愚公謀乎太行之險京城之孀婦有男往助之

寡婦三

原 淥竹 遺穗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淥竹盡成斑而死也詩彼有遺揲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共牢同穴禮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則同穴 普 從子報讎禮夫死從子苗婦人苗子殺其夫已爲嫠婦詳報讎 柏舟詩 黃鵠歌詩注其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征夫馬 寡婦船張籍詩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隨今日軍迴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 屍還陰氏漢書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世尊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曰行義桓榮下陰喻妻事見前 辭侯郊弔 爲夫穡潁杞梁妻事見前 禮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謳歌醉宿 永日經年漢書陳遵字孟公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冨人故淮陰侯外家在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宗幼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醉宿免歸 陳子昂詩孀居永日蓬首終年 家專丹穴躬建墓碑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者數世家亦不貲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劉禹錫史僕射墓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歿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寡婦四

原 天窮禮老而無夫謂之天民之窮而無告也 晝哭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

曰知禮也不夜哭禮寡婦不夜哭未亡人寡婦自謂未亡人城崩琴操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于城下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孤鸞舞鏡事文類聚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

寡婦五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翻兮徘徊妾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反帳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增衛敬瑜妻孤燕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綠流茂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魯陶嬰黃鵠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交頸獨宿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原賦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子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

予苦長涉秋夜予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
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
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闔門兮
却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予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
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予敷榮感傾葉兮落
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晞明月
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
頸心懵結兮增悲　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
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
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
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榮
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元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
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
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裯以安寐
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
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輴於門側
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衛恤
而在疚履氷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
霜悽悽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
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

若馳驥之過櫺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于幽冥　晉潘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子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以效順供灑埽以彌載榮華曄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誰告提孤孩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幬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氷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恍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魄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胷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躬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喪妻一

增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爲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喪妻二

增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

無姬妾　北史曰李象述子也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從容樸素有名于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喪妻三

鼓盆　舞鏡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　孤鸞　念其雌見鏡而舞

傷神　後漢書符融貧妻亡無以殯鄉人欲爲備棺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嘗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神未幾奉倩亦卒

失儷　悼亡　失其伉儷　文選潘岳有悼亡詩

歎難得

復何恨　晉書荀粲字奉倩娶曹洪女卒歎曰佳人難再得　張璠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爲天折復何恨

倚戶觀化　並杖蒙譏　莊子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譏之以示王武子武子見其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晉書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謝奕等三十人同會司直劉惔奏曰夫嫡長妻子皆杖暮宴朝祥慢服之愆請免龕官削侯爵頓有喪吉會非禮宜奪俸一月　孫權勸婚　楊秉不娶　吳志孫承字仲嗣喪妻父昭欲爲索諸葛瑾女孫權聞而勸之遂爲婚　後漢書楊秉早喪夫人不娶

葬玉埋香　繩牀經案

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州節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唐書王維退朝之後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葷血經案繩牀而已　自比曾參

獨哀賢后 南齊書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唐書長孫后薨太宗曰內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

雖阻江淮王生善卜有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韓愈文侍御武君當年悅于篋月卄十五日則

宗正之命 却昆弟之情 吳志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爲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爲

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室女化固辭權不違其志後漢書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娶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遷靈衣虛韞 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 匣有遺絃 宋謝莊俱殷貴妃誄

美玉褫顏 明珠晦色 張燕公碑

葉飄辭樹 雲斷別根 白侍郎文

鏡下宻臺 衣織全箇 類要

原無告 私喪 禮私喪喪妻也

曾參不更娶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

犯禾葬 季子皐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吾爲邑宰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王駿不再娶 漢書王駿妻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何敢再

不行服 後漢書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徐孺子不往或問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不娶可

豈違心 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造

不御肉 晉書劉實字子真喪妻妻爲盧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矣之實不以爲意

德宮

增哀篤鰥妻 蘇東坡集劉廷式未第時之喪潘岳誄楊仲武曰宮之喪謂喪妻也

議娶既第而妻鰥卒娶宻州妻死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輒問之曰哀生于愛愛生于色今若

愛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輒深感其言

喪妻五

原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露霄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梁江淹悼室人

詩曰佳人永慕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醽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為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鬢扇將成蒂帶減不須攏我心若涵煙蓋菡滿中懷　又曰牕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杼音涼鵲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寥蛾飛測幽陰乃抱生死悼豈伊離別心　唐白居易悼亡詩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空房不見人　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

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畫堂前　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原賦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嫗之初降幾二紀以迄斯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翻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返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筮賓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轍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今朝既清延爾族今臨後庭入空室今望靈座帷飄飄今若存物未改今人已化饋生塵今酒停如故帷飄飄今若存物未改今人已化饋生塵今酒停樽春風今洋水初陽今戒温逝遥遥今浸遠嗟煢煢今孤魂

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今曽旭旦而潛暉飄零偏及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矣難絶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

雙泳連漪麕麕伊蠲蠲伊豸游空亢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絶瑤臺傾兮鏡匳空空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牖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蛭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儷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翩于是非求傯率與宜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有哀而攻中

原辭　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

歡樂拋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增又

傷春辭曰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于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

後妻一

原 蒸黎出婦　掇蜂譖子

非七出也谷曰蒸黎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知其得免非乎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之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若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感悟遂射殺其妻

子死棄市　吏按免官

晉書龐參爲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打逐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後漢書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入太尉府按實之參以大竹杖中殺之其事遂寢免

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

晉書列女傳鄭袁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袁先娶孫氏早亡癘于黎陽及袁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于是遂備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

新唐書竇懷貞中宗夜宴近臣謂之曰間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孔媚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媚壻爲阿爹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爹而人或謂爲國爹懷貞軒然不慚以自媚于后

以爲繼室　遂遣後妻

唐書許敬宗娶貝州以爲繼室假姓慶李德武坐事貶嶺南妻裴氏嫁方踰年父矩表離婚德武許之裴氏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不能奪德武于嶺南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守節遂遣後妻復爲夫婦

後妻二

原 繼室　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娣子

工織　古詩新人工織素

縑故人

閔子單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復有二子子

衣甚單踽踽後妻兒子衣之厚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

薛包　晉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出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詳繼母

尹氏不言　晉書涼武

睿王李元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元盛繼室以再醮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妾一

增 說文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又曰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爲人妾妾不聘也　彙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于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彗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曰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爲之總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左傳曰卿置側室　晏子曰內寵之妾肆奪于市　六帖曰官女妾也　彙苑曰庶人嫡妾

妾二

增 左傳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

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又曰蘧氏之女爲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　又曰齊侯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列子曰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居之　漢書張蒼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趙飛燕外傳曰伶元之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元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元因作飛燕外傳　酉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小等寫

眞也　舊唐書曰大曆中崔寧代杜鴻漸爲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外史檮杌曰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慧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慈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寔靳之　龍川志曰眞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伎自樂王文正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

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　別録曰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山堂肆考曰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成都帶唐書干任所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妾三

原 當夕問辰　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之謂　諭侯也　衣帛　織蒲

增 列屋　韓文曲屋頻申　裾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綠珠　碧玉　本傳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員珠一斛買之綠秀使人求之不與秀譖于趙王倫收兵忽至崇曰我爲汝獲罪綠珠曰願效死君前遂墜樓而死　左司郎中喬知之作綠珠怨密寄之未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密寄之未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

代容華爲君書畫碧玉見詩起井死承翩得詩於裙帶讖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

桃葉 柳枝

古今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苦戒自迎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在金陵秦淮口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不用楫開橫波急也

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

唐韓退之寒食日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月圓圓蓋有所屬也迫奉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住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易馬隨鴉

韋生好乘駿馬游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伎善四方寢妾至見几上有紙煩住書將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戲表四紘者換紮吃撥馬今是堂

大中自行伍爲將軍手錄此妾所爲一日大中方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鴉之云鴉且不是鳳于是掌其面至頃折而斃

主書 光厥賦

蜀志劉琰字威碩婢妾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陽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陽惟署名自

辨玉 捧金

晉所書陽字若万衆雲時人慕之號鄧公五雲體

石季倫愛妾名翔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珍寶嗯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其出處者乃使翔風辨貝聲色並知其出處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温潤方玉聲輕柔而性清凉佩服利人精神本傳韓嫂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肅宗反正嫂乃遣使訪行求柳氏以綀囊盛數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嗚咽報以詩無何爲番將沙叱利劫歸虜庭候許後徑造其第出嫂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韓氏

琴客 香兒

琴客字琴客又曰元載侍姬也載籍沒之長而肌膚香潤香潤故謂之香兒來姬妾已多分張所餘

玉女 雪兒

南齊書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啓謝世祖茶毒已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醜猥人皆不似事可以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舞每見賓僚詩句奇麗有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歸不隨 命必殉

入意

校乘襲子皐之母爲小妻乘東歸不肯隨乘左傳魏
武子有賤妾疾曰必以爲殉必嫁是妾及病甚曰我死必以爲殉
及卒子從治命嫁之

薛孟傳 毒彭祖 泉丘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葬于孟傳子

漢官帝時張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爲小妻所毒三月傳曰尊非爲體禮悼公之緦麻三月傳曰爲妾齊緦禮與公同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

服長子 衿女君 君禮妾爲君之長

皆爲吾妻也文過之有若曰爲吾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禮妾衿妾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禮妾衿妾祖姑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淑女君可也注曰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

屈節汝家 受笞主父

晉書周顗母凡下女君一等李氏字絡秀爲妾父浚爲安東將軍求絡秀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顗長母曰吾屈節爲汝家妾不與我爲親吾亦不惜餘年顗等從命李氏始爲方雅之族

戰國策 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吏其妻私人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主父於是佯偏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

僵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也

如婦事姑 出妻籠妾

晉書

受笞此忠信而得罪也

漢魏故事 王公羣妾見夫人不答拜新禮亦宜答

拜擊虞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答拜

魏氏春秋 鍾會呪龍子父 錄出其

夫人太后爲言文帝詔復之錄憤志餐椒致噤乃止

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晉王處仲敦荒恣於色能遣此世說體爲之疲左右諫之聚曰吾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齊書張環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戒議其衰暮蓄妓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仙姿玉質 雲溪友議 善舞 妾樊素善歌小蠻

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愍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歌

唐書元載籠妾 妾薛瑤英能詩書善對 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避之 聞聲足矣

南史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內妓每行

至琨瑤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客皆笑琨容色自若

天寶遺事寧王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肴醉飽羣公宴倦王何不此女花障名寵姬歌于漳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足矣

別成玉珮　故整金釵

綠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珮名曰合歡珮以贈李愿家有一婢名眞珠自謂女寶後為牛僧孺侍妾有殊色盧肇至僧孺席奇其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髮插金釵于兩鬢間僧孺曰何妨一旦玉碗故將繼于整金釵歌姬關盼盼盼盼知道相公憐燕子樓公despite盼盼念舊愛不嫁居燕子樓集尚書張建封納歌姬關盼盼盼盼是懷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絕盼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為已有明年輟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叱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遺還

善鼓箜篌　誤驚響

板　洛陽伽藍記徐月華本高陽王雍妓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後嫁為徵時軍原士康卿室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成市徐嘗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容修容能為綠水

歌艷姿善火鳳舞　士康侯鯖錄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妾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慧甚公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成疾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範　四妾聲歌

金縷　能銜玉簪

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劇淞江之泖湖謝伯入家畜四妾名曰枝柳舷态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邀致

嘗歌金縷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辭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枝銅枝沒入宮又泯歸杜牧感而作詩

南史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有彈箏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衛得席上王簪

浮花浪蕊

白蘇玉梅者舊續聞蘇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惟君獨可見其意矣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家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艷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輭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眞個也銷魂惆悵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眞個銷魂也

枕藏玉馬　帳處金絲

宋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廢中有羣馬每夜輒騰擲驚斯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廢猶闔從入閤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則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大驚出句驪國衣龍綃之帳却塵之褥褥出杜陽編薛瑤英元載之姬處金絲之帳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重搏之不盈一掬以體不勝衣

故於外國求是服也

鶯鶯燕燕　田田錢錢

隨隱漫錄錢唐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早世次曰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樓幕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十餘年陸死自鬻以葬焉鳴呼豫讓燕得不賢于讓哉書史會要辛秉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嘗代秉疾答尺牘

妾四

原

脅爲夫人　不可爲如

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識君勝脅公以妾爲妻脅以妾爲妻脅于濟勝之先者注公賜楚齊爲夫人也

劉輔上書于成帝曰可以爲村野人不可以爲主

王尊有幸妾姓霜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嘗薦秦樂時謂秦爲夏侯妓衣

南史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

隔簾奏樂　犀帶易姬

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姬

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代尤物唐鎬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一日出姬解帶以骰子較勝負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女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

蘇東坡酒城作定風波詞并序曰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遂贈以詞有炎海清涼之句

翠翹媚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畫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曰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侍姬訴客王荊公罷副樞知鄧州宴會出家姬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擁之妓泣訴于荊公曰出爾曹以娛賓客皆失色荊公曰出爾曹以娛賓客皆失色荊公曰出爾曹以娛賓客皆失色

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濛濛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拭復乾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賢　王僧孺爲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蘼蕪詩曰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君高堂還值妾妍妝罷曲房搴錦帳迴廊步珠屣玉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盼千金買　又詠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

幸相矚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醁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增晉翻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歌憔悴空自嗤楊炎贈薛瑤英詩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歌

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
匳蟠玉螭月上白璧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聞把
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
鎮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
九尺鬚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
相君猶有蕊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
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
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
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
陽雲雨仙

詞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人部七　妓　去妻　子婦　家範

妓一

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誡錄曰蜀人呼營妓爲女校書

妓二

搜天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曰到撝有愛妓陳玉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撝怨帝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郡女

戲登南山文峰爲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名見之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喉音妙絶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頤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爲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吉性彊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皐鎮蜀召其侍酒賦詩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錄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

名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錄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值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妓三

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　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

詞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麗情集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爲書仙有任生者多生花草能舞柘枝李公垂詩序投之詩云云

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寺前墓多花草蔽其上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帕裹紅淚密寄河東人　厚資獻

賦感舊題詩　五代史因而落

延于家一日西蜀圖綱史入蜀獻獨鯉朝天賦

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公在江西幕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于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陵前松柏髮上

杏花　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唐名娼也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　蕙畹拾英集趙清獻帥蜀日有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幔後出公怪問之兵曰謀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良此念息矣辦承命實未嘗往　躬撰彩牋　親輸錦帳　蜀牋譜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栩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蜀濤卒文昌爲撰墓志　因話錄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邁家富于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如者姿藝俱美柳詣之悅爲陳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本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排明皇在人間嘗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名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命之歸　烏帽紫衣　墨池雪嶺豪異祕纂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烏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歸太原雲溪友議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鼻似烟隳耳似鐺愛端往求之乃更賭曰覓得驢駟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實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便登雪嶺何其一旦黑白不均　筒竹盛詩　紅蓮贈唐語林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往來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增攜妓東山　世說謝安游東山嘗攜妓　**稱一枝花**　異聞錄天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狎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汧國夫人夫人舊名一枝花元稹酬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往來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每與予同游常題名于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　**飲薰肌酒**

麗情集　韻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夜之內樂供奉楊羔潛待之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羔飲懷寶薰肌酒曰此長春草所造亦云千歲酒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爲河南司錄瓊瓊理箏爲吏所詰收赴關明皇因以賜之懷取

羨卷中人　麗情集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元和幕爲梁使蒲一見動情相從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友東川幕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眞知退爲徽致意于夏果得絕筆徽捧畫謂知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卒

媛手妓懷　申王每至寒冬以手納妓

松花造紙　牧豎閒談元稹爲監察御史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稹登翰林濤歸浣花所造十色彩牋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薛嘗好種菖蒲故篇末及之云

妓五

樂府古樂府蘇小小歌曰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唐譚洙題眞娘墓詩曰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好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劉禹錫擬四愁詩曰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鸞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舊曾行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

已老畫眉慵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
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難乾　三山不見
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後
月宮深紗牕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
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無名氏贈御史娘詩曰天
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
把新聲傳順郎　元稹寄贈薛濤詩曰錦江滑膩峨峨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
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
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胡曾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薛

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埽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
不如　任生贈書仙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
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　妓徐月
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
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竇鞏弔妓東東詩曰
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驛
耳邊常似叫東東　宋潘庭堅毛惜惜詩曰淮海艷姬
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
眞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
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潘賦　馬彧咏妓轉轉賦曰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韈以生塵

潘書　妓劉國容寄進士郭昭述書曰酣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私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餐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去妻一

禮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出除喪絶族　家語孔子

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去妻二

潘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注云惡其敗德而出其妻也　漢書曰霍光以女妻金賞賞以霍氏事有萌芽上書去妻上哀之得不坐　世說曰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

問子敬有何異同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後漢書曰桓榮年四十無子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舊唐書曰崔顥登進士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

去妻三　夫妻再合　冥遇〔並附〕

原愛弛　義絕以色事人色衰而愛弛　夫婦之義絕　仳離　衰薄詩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夫婦曰以衰薄　叱狗　別鶴後漢書鮑永字君長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出之爲改娶乃援琴爲別鶴操　去閤　送畿古詩故人從閤去　詩薄送我畿　下堂　去室　綱鑑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蘇武還漢生妻去室　同心　反目詩儷偶同心易夫妻反目　失儷　怨耦左傳烏獸猶不失儷　又曰怨耦曰仇　來歸　放出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禮曰舅姑怒則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不表謂不明言其過　貳行　三出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出妻逐于境外　離絕　棄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棄　負薪漢書王吉字子陽妻取東家棗啖吉吉乃去婦東家欲伐樹請于吉去婦復還又曰朱買臣負薪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妻曾踳太守入吳界見故妻怨之曰今當饑死遂去之及爲到太守舍園中給之食一日後車載其夫妻自縊死與夫錢令葬送　上書去　束縗還上霍光壻金賞事見二下詳去婦　王珉妻　陳平嫂晉書王珉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既與珉絕婚又離珉妻遂爲仇常耕田使平游學嫂疾平不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有伯聞之　呵叱出門　離訣登車　後漢書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

遂逐其妻　遽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敎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祀遂呵叱妻出門有儁才知名郎林宗曰卿有絕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充又曰黃允足矣允聞之遂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日見棄方與黃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集客二百餘人婦攘袂而前數允隱匿臧事十五言畢登車而去允遂廢于世

分叙斷帶　金陵故事齊處士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爲儒林之宗年至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因名其地爲蘼蕪澗

允事允出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棄當分叙斷帶　本傳即黃

鏡破絲斷　雨散雲收　孟郊去婦怨君心匪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　唐宋遺史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爲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問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夫妻復合

增故妻再合　去婦

復還　黃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爲人妻後昌爲蜀郡守其妻因治事至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黃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再合焉　下王吉事見前

原陳訴二妻　賈充兩婦　晉書李繁妙先適陳訟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命賊遂掠去訴更娶嚴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訟訴籍注二妻及李士訴疑制服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爲說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幽隴之夫不達禮義施孝叔妻失身于邵弊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鄙野之人臨危請姑先嫡後繼從事之如嫡故先嫡順可謂婦矣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如大敎得還詔置左右夫人又曰賈充前妻李氏以夫人充母亦勑充迎李氏郭氏怒曰制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乃爲李氏築館舍於外也

重逢澣婦　詩話唐寧王憲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及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名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

王乃歸之

梁女重生　永興復合　晉書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久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嫁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婚聞詣官爭之侍郎王道議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異苑宋吕相河南人娶永興女爲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攜幼子過永興見羣婦同游幼子牽一婦號泣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母與相復爲夫婦爲陳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歸楊越公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名德言還其妻見賢婦人類也

賣鏡咏詩　織機題字　古今詩話　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爲宋冀州長史因貨綿千餘匹購求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已六十矣癡不能統冰後讜爲皇甫文成怪其納財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禮此老母復何所任乃

能重室家　故遺鞾履　北史宋東

言還其妻下贊曰賢婦人類也

去妻

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後十年而讜入魏下宋程鵬舉事見賢婦人類

冥遇贈以玉壺　遺之金枕　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飲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帛幣弔于墓前珪魂出冢見重流涕相與還家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北山張羅意欲從君邊言孔多悲結成疹殁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鳳一日失雄三年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遂心感傷雖有衆鳥不爲近何當暫白紫珪一作紫玉又曰隴西辛道度行至雍州城西五里見一大宅辛度求餐飯頗食訖女謂度曰我秦王女出聘曹國無夫而亡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女曰共君宿契只可三宵命取牀後盂子開之度出金枕在懷至秦以枕于市貨之勝遣人發冢惟失金枕解體看情交如秦妃索看悲不自勝宛然秦妃曰此真我女壻也

吳中蝴蝶　壇上彩鸞　還本國封爲駙馬都尉令還寧波志東晉梁山伯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爲女歸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

梁後三年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融民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至梁冢哀痛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于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以勞于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于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祝呼之

西山山有許徵君上昇第每歲中秋士女攜比文生賭一文蕭嫁彩鸞自有繡襦為一殊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襦并甲帳壇臺不怕雪霜寒歌罷東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踪其蹤姝顧曰非文蕭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後有天判為民妻一紀云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後入越王山

藍橋玉臼

范陽金盌艷異編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搗之嫗漿飲之航欲娶之嫗曰但得玉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與之後航得玉杵臼為搗藥乃得娶後同仙去

志怪録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出獵見一門如府舍入其中遂見少府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射中一麕逐之不覺遠去又四年三月三日忽見一犢車來充便上車至門充下車女配之三日少府令女送至門充便上車相還

畫幛盧肇遺史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斜口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浪游江湖于揚州逢盧生號二郎以馬來迎朱門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辦江樹燕罷曰莫顧作姻否其年汴州陸長源以女妻之疱類盧易坐善箜篌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君所言松牕雜記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一婦人甚麗謂畫工曰世無其人如何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不歌彼必應應則以百記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一婦人甚麗謂畫工曰世無其人如何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不歌彼必應應則以百果活言笑飲食如常終其夕顏攜劒纔入室眞眞泣曰妾南余有神劒可斬之其夕顏攜劒纔入室眞眞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畫夜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君顏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終歲生一兒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先所欽百家綵灰酒觀其障摧添一孩子焉

車充往開車後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并贈別詩兒大名溫休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十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蓋相承至今也

夢入仙宮

形歸

家稱神女

人說鬼胎

參寥子家

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有一女子悅之無因而得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母尋見女子悅之女聞感動因脫藏膝令母密藏席下臥之當藏膝持而泣氣欲絶謂母曰葬愈數日果差忽衆席見藏時從華山過母從之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妝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巖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開女倏入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家中朝故事人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邳再合而生畋

去妻四

原 逆喪穀梁杞伯來逆叔姬之喪 不安左傳苫子娶于商瞿曰吾年四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矣 蕩舟而歸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絶也蔡人嫁之 不爲伋妻禮記子思曰不爲伋妻者是不爲白也

母 增 人不如故後漢書元妻與元書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之句餘詳薄妻類

讀書疏食南部新書河東裴章嘗遇高僧慧照言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娶妻李氏年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于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衣褐髮髻讀佛書疏食又十年章復過照照謂曰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皆不然何也章以薄妻之事告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自以刀刺腹而死

去妻五

原 詩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縑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

故　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
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嫁爲婦心中嘗苦悲君既
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
五匹大人故言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有繡腰
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簟
宛轉素絲繩郁賤雖可薄猶中迎後人　魏文帝代劉
勳出妻王氏詩曰翩翩飛鴻翩翩翔牀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
去今將爾共歸織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曹植棄婦
篇曰石榴植庭前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

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
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
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歿無精棲遲
失所宜下與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
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寒帷更攝
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
何以負神靈抱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
君且安寧　唐顧況棄妻詞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
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
憶昔來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

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下萬里關山道及至
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殘新寵方妍好　李白
白頭吟曰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
秦草芳寧甘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
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
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
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
萁故林冤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
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
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

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戴叔
倫去婦怨曰出戶不敢歸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
忍分離別下坡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見
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爲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
相似

原賦　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
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
其有之傷榮獨之無特恨脅嗣之不滋甘歿身而同穴
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
之不荅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

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翻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曹植

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王粲出婦賦曰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萎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焉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

原書後漢竇元舊妻與元書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畢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昊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禮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

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右佩箴管施繫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漢書賈誼曰秦人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　又廣川王傳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　顏氏家訓曰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子婦二

晉列女傳曰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

不察于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曰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贊按昭子曹慤丁慤妻也　世說曰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子婦三

嘗藥 楚王龜如上官氏者舅姑在侍奉謹主事舅姑以禮姑寢疾不解衣藥糜非親嘗不進　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梳洗拜姑于堂下即升堂乳其姑姑賴其養數年康健一旦

獻珍 甚珍美非經獻不敢先嘗　莊淑公祖母長孫氏年八十無齒不粒食祖母唐崔澹曾

乳姑 鞭婦唐書

姑病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又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曰尊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原佐餕 授室禮記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又曰舅姑既沒則祝祭于室婦入于室

特豚 雙鯉禮記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姜詩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棄妻妻寄鄰舍常作膾還舍傍輒有泉脈如江水兼躍雙鯉以供母膳倩鄰母送詩母感之呼

嘗必服 勿逆勿怠禮若嘗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又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枕 几不傳杖屨祇敬禮舅姑之衣衾

傳家子婦 請事舅姑又舅姑也　嫁不舉樂嫁親饋又舅姑也　食婦饋舅姑卒食婦又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又婦既嫁餕餘私之也私猶恩也

猶有不至　而後內和　又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謂不親夫事舅姑之側也　又婦

嘽儲而后內和內理然後家可長久也

增　挽車提甕　盥饋執箒　妻桓氏事見賢婦人類　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婦禮珪曰主上行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箒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焉　王珪

嫜姑獨殊　公姑皆賀　唐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贏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婦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唐盧徽爲吉州刺史卜者曰祥女入門而后有幽閒之德馬暢求之婚御皆喜公姑皆賀

原　出婦疾怨　子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雖當出猶爲之隱不表注

表禮謂不明其過犯也　守

肉取水　肉姑以爲婦盜　漢書蒯通曰臣之里有婦姑使守肉夜亡其水婦還取之一日來遲母渴逐遣其妻　詩逐遣其妻

增　節其飲食　還以珠璫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妻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後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更嫁爲華仲妻　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　繫珠璫項相連以問王簿對曰前相追去婦　荀悅漢紀

荀違顏色　乃見志操　本傳李迴秀母少賤妻嘗罵媵婢母開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妻原欲事姑荀違顏色何可留也　魏志鮑永下

子婦四

原　善物　傳曰姑慈而婦聽禮婉而從婦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　無私　禮記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命適私室　又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成婦義　又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　姑喪擅弓南宮縚妻姑之也謂舅沒也　姑沒人部

喪夫子訓其髮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俱逝走惟姑年老不能移移賊欲殺之盧冒白姑曰歲寒松柏今乃見婦之心辭營別第又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今又太中一年以起居部鄭顯尚公主詔曰婦人之德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今日好雪輟耕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氏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從舅從姑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歲寒松柏唐書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嘗有盜夜至其家人

子婦五

誡漢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于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蓋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

家範一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正矣又初九曰閒有家悔亡象曰閒有家志未變也又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又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又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又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家範二

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或以為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唐書曰韋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　又曰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又曰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家範三

閨門自守　衣冠相見　魏志司馬朗父防閨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如此　晉書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增稱以孝慈　重其友睦　唐書崔鄲四世總麻同爨居光名題里社　禮著閨門　唐書韋倫居家以孝慈稱唐劉德威于閨門友睦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號為德星社云　馮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　見重士林　各修家法　柳玭此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士林　唐宰相世系表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誡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間言家法者尚韓穆至嚴正元間言治家者推韓休家訓子姪至一饌當時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一匙四世一爨房元齡事見訓子類李門云　又曰崔邠父俛其法又曰崔邠父俛四世戶勤弟弼為晉州刺史以勤

疾名爲司儒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于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獨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幸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家範四

晉家法可稱唐書張知謇每勑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內齋正色又柳仲郢私居內齋服用簡素　世稱孝睦裴向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重其家法本傳朱泚亂崔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錦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重其家法焉　以獻

家範五

雍睦保家孔帖源淯雍睦保家士友推之

原詩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綰髮亦髦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搆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晉書唐李華與外孫崔氏書曰予小時起居尊行三時侍食今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嘗有此儀　柳玭述家訓誡子孫書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墮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詣諮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擿矣故族遠長不假問龜筮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

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厚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兄弟一

【晉】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曰兄兄弟弟

【唐】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晉】又曰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寔迂汝　【唐】又曰陟彼岡兮瞻

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晉 又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原 又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晉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原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晉 又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又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曰立敬自長始教人順長類兄也 春秋傳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 周禮曰大宗伯之職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脹膰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兄弟之國 又曰長惠幼順 又曰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原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晉 又曰敬其兄則弟悅 又曰敎民禮順莫善於悌 漢詔曰兄弟敵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東方朔傳曰同胞之徒無所容居注蘇林曰言親兄弟 谷永書曰雖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文選曰子之友弟和如琴瑟 初學記曰瓊芳惠茂蘭發玉暉喻兄弟之賢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曰誰無兄弟如手足

兄弟二

增書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左傳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列女傳曰齊宣王時有人鬬死通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暮年相推不決吏以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憐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尠問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為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左傳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又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君也　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又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

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漢書曰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又曰馮立字聖通與兄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詩太守　又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口以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歸爲侯推財以

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蓴藥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蕲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

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增後漢書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為郡所奏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且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 海内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原異苑曰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戝與河伯岸側水間君儒執戝浮出 增汝南先賢傳曰潁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曰季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内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 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事之如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晉書曰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

必三公可服此刀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爲害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祥受之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見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爲別宅宅甚美楷兄欲之楷便讓之宋書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唐書曰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議者以比王祥王覽　宋史曰黃山谷

謫黔州嘗書萍鄉縣壁曰兄元明自陳留渡漢沔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手臨別有詩云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　又曰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靜伯仲間閭侃侃自相師友

兄弟三　兄弟友恭　兄弟齊名　兄弟俱貴　兄弟義　兄弟不睦　用刑　倒　附　從兄弟

原　因心　本性　詩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庾滾列傳次兄有疾癘氣方殷親納漿藥扶持不舍晝夜友愛之至本之天性　祿華　荊葉　上詳詩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同根接葉連陰而殊異哉還共雍和　致美　立

敬史佚有言兄弟致
敬美下詳兄弟
密筍不出外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如鸞如龍喻兄弟之賢也
之義竹　藝文皆載

營產　哭麻　南史顗為長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歸輜重十餘船船皆縣絹
紙席之屬顗正色曰盡而去　劉崇嘗與崔緯善帝以李磎輔政緯及磎白麻出崇曾輒掠麻大哭帝問
盡見奪共讓泪之及之崇曾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檢人為宰相磎由是不得
相崇龜聞之曰吾兄弟未始以瞽名敗今不幸乃生是兒

麇尾　鹿車　晉書李矩
揚武將軍屢敗石勒矩曰去年東平曹嶷以書說矩命矩
勒通弟元為賊所執賊遣元以示矩通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
嶷西賁荷盧不答　後漢書杜林字伯山初為論石勒
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
郡史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于囂而終不屈節
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
隴坻邀殺之賢見林身推麇車載致弟喪乃歎曰
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萌肥　禮瘦　東觀漢記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常勤
身田農農遭歲倉卒人民饑餓相啖與兄俱
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語賊叩頭言兄
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兩釋之下趙

孝事　分甘美　同衣食　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
見前　在雒陽為諸生分祿俸以供
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
以遺奇　江徽陳留志李銓平丘人有至行銓兄前母
子後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
服勝兄即脫不著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
有偏

梁王同輦　清河共室　漢書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闕下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張瑩漢南記孝
和皇帝諱隆章帝中子也兄慶為皇太子母被讒死慶
為清河王帝年四歲共室而特親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車

許荊解劒　李鴻刻印　漢書李鴻字奉遵友于兄弟育
為太子歲代為太子
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立嗣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恥門戶斷絕自分代育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人部

意到縣北亭頓作記乞代肩通記
便飲鴆而死縣令省記恒然驚感 孔融爭死 冷平

讓生 司馬彪續漢書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下州郡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留舍藏之後以客發洩覺知儉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融由是著名 崔鴻南燕録有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讓形急難

陰慶推第 李孟讓田 張瑩漢南記陰慶爲鯛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印綬而已 陳壽益部耆舊傳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舉質性恭順與叔子慶慶但佩印綬而已 陳壽益部耆舊傳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舉質性恭順與叔子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壽子載旌 姚萇授馬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壽子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馬以授壽襄與李歷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以授壽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俱免

盧毓養寡 仙偉訓孤 漢書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年荒養寡嫂兄子以學行稱 魏書仙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

肱同被 李克易衣 上見前 下見去妻

遂釋 淳于恭弟爲賊所得請代得免死 漢書姜肱與弟季江謁郡夜于道逢賊欲殺之肱兄弟爭前死賊遂兩釋之

但奪衣資 東帶後語 掩戶自撾 劉璆每閤壁呼璆璆東帶而後語 後漢書繆肜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門 史記吳泰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賢而有聖人法將封之有庫 逃

後求分異肜乃掩戶自撾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家及諸兄弟自撾曰修身謹行學聖人法將正敦睦之門 史記吳泰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賢而有聖人法將封之有庫 逃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逃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弟優于兄　兄勝其弟　世說王安二兄王氏優劣安曰少者往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李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名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拜伏時人由是見其兄弟優劣焉

聞聲乃識　噉面自乾　後漢書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剪髮變形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弟靜于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不應逃入林慮山中變姓名

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娶終身不忍爲弟義之亦不

荏萼

謝靈運答惠連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唐書明皇與諸王友悌造花萼相輝之樓　恭

順處兄

後村詩話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況于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責躬上表求順之義卒以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

惟取圖書　不私錢帛

南史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諸婦亦相與親愛有無共之

兄代弟官

高元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晉書劉寔理與弟延景爲友得祿多資之蕭介與兄弟文酒會賞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伏願內徙　得免外出

唐書張嘉貞奏事京師明皇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鄜州別駕伏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　又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遷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名文昭讓責得免出

名標廉讓　志勵清高

文州記李恒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唐書張嘉貞奏事京師明皇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鄜州別駕伏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　又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遷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名文昭讓責得免出

孝廉讓因名其江

南陽人父卽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鄚侯廆以嫡長讓國與異母弟鳳爵爵廆仕州郡

讓產擔金

明帝高其節詔書褒許

聚堂還室

列女傳廣漢汝婦者汝敎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吝敎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于兄裁留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敎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敎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見金而喜兄乃慙然感悟棄妻還金

善他處醉歸津扶侍還

魏書楊播字元慶昆季相事有年老恭讓兄弟旦則聚于廳堂椿年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而津嘗旦來參問子姪躐列階下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

津覈授趾著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

孤事兄如父 蘇子由卯生東坡嘗號爲卯君由曰輒初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宦游四方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休爲開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遥臺追感前約作小詩以紀之

宋史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一公爲兩府大臣至公兄弟爲宰輔者三人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爲榮盛前古未有也忠獻乃獻肅公之父億也

詩酒相娛

宋周益公傳退休其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

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綸臨江此水遂投杯于江杯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歎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爭如李公投杯停停

怒其辭石戒以擇交

宋東范鑒江流淘淘杯停停

呼弟以君

宋書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 蘇子由卯生東坡嘗號爲卯君由曰輒初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宦游四方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休爲開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遥臺追感前約作小詩以紀之

宋史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一公爲兩府大臣至公兄弟爲宰輔者三人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爲榮盛前古未有也忠獻乃獻肅公之父億也

詩酒相娛

宋周益公傳退休其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

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濱兄弟相勵以清白綸臨江此水遂投杯于江杯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歎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爭如李公投杯停停

怒其辭石戒以擇交

宋東范鑒江流淘淘杯停停

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樂膳居服皆躬親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棄歡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冨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耶

宋史韓琦兄弟天性友愛天下無賢不肖歡如也弟子由少許可嘗戒擇交東坡泛愛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兄弟齊名兩驥八龍

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龍說荀爽兄弟八人時號八龍

五常

二陸

三張

本傳士衡

二惠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間有白毫兄弟五人時人

六龍

晉書卞壼兄弟

八達

魏志丁儀

雙丁

丁廙俱有

東漢二龍

北齊兩

龍

本傳孟陽景陽季陽

五常

二惠

六龍

八達

雙丁

東漢二龍

北齊兩

龍

孟陽景陽季陽

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左傳二惠競爽競爽猶皆善

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安平王兄弟八人時號八達

文才人稱雙丁

南史到溉字茂灌溉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洽俱知名洽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提挈溉洽二人廣為聲價稱兩到云

鳳後漢書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北齊書崔陵與弟仲

文俱有名同日受拜時號兩鳳連飛　賈門三虎　張氏十龍　後漢書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語林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　王氏三珠　陸家雙璧　唐書王勃與兄勮勔皆著才名杜易簡稱溫恭為三珠樹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已年老更覩雙璧　孟氏雙珠　蘇庭連璧　南史孟景與弟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顗與弟顒俱以才名播天下黃山谷贈詩曰二顧稱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隆斯文俱來　山稱二隱　秦號兩君　梁書何胤為中書令集臺省　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　本傳唐初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納言皆名家景通與暐皆有名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　慈孝廉讓　酪酥醍醐　乳為御史中丞弟貿右補闕員侍御史賞

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詞顯兄弟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醍醐貢為　商乳貞元問言　為聯珠集　號花萼篇　又曰竇羣與家法者稱之　為聯珠集　號花萼篇　兄常牟弟庠羣五人皆為郎工詞章義取五星故名為聯珠集行于世　又曰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章名同為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　俱善文辭　皆敦士行　秦俱以善文辭有名又曰陸象先弟景倩景融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業　汝潁無對　貢舉兩收　陳羣與孔融論古之荀陳無以過也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休若仲豫當今無對也　乾曜子唐張說為楚金同舉有以兄弟不可兩取欲俱退之　李靖歎曰貢舉本求才行向妨雙璟　西州五鳳　北魏九龍　宋史永康人謝發有五子周田因圖湖以文詞迭魁太學號西州五鳳北史魏王昕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酷嗜箕世號王氏九龍　龍駒鳳雛　玉昆金友　南史晉陸雲崑山人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幼時吳尚

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學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銓
王琳二子銓錫銓雖
梁書
錫爲玉昆金友按銓
鈴
洛下三俊　晉書劉宏字終
宏字公衡錫字公嘏兄辨字純嘏弟演字沖嘏並在中朝世人語曰洛下
雅有三嘏魏志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性二子
雅有三嘏魏志
龍文驥子　龜駒玉鴻　裴寅明二子景鸞景
瑒字德璉以文章顯
璉
鴻並有逸才河東柳
其兄爲驥子弟爲龍文宋史洪
師民四子長朋字龜
龜父有詩百篇爲郡舉首次翁字駒
文第進士有詩千餘篇靖庚中爲諫議大夫次炎字玉
文登第官至著作郎
郎秘書少監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
黨籍遂終其身紹興中官其一子
咎妹四洪皆山谷
洪皆名
賜也俱有名潘邠老曾贈以詩
神
思清發　大器晚成　晉書劉實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
弟紹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潁川
潁
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此兒神
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馬援字文淵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
不援年十一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授齊詩意不
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
大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濟世保家
內潤外朗　荀靖與弟爽俱有才名　唐書王維三遷尚書而剛毅過之
爽與靖執賢章曰二
玉也慈明外朗叔明內潤
與兄奐名相上下而
名相上下　表奏短長　盧奕
名亞弟縝爲蜀劉剡
有五長臣在省戶縝
所任官放回田里使
縝在遠方願歸
縝還京師
令伯六龍　兗西三馬　華陽國志李密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邊秀號曰六
密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邊秀號曰六
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
龍
馬子結與諸朝上各有詩言三馬皆白眉者也
一門龍
牧兗西子廉子尚子
贈休之總爲一篇酬
答曰三馬皆白眉者也
友　二子鳳毛　前涼錄　辛攀字懷遠與二兄鑒曠弟寶
涼皆以才識知名秦雍語曰五龍一門
晉兄弟
金友玉昆　金史鄭
子聃楊行當謂人曰
鄭宏遼金源二子子京
金源令二子鳳毛也
俱貴皆爲郡縣　並作臺郎　漢書何武字君公蜀都郫
人兄弟五人皆爲郡縣

晉書相逖字士雅范陽人與弟約將母詣洛文結人流遯舅程元良元良弟收並臺郎州郡有勢于洛使

俱兩綬　**愧無一言**　漢書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侍中金日磾兩子賞建俱爲侍

佩兩綬上謂霍光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非功不侯後漢書鄧悝字叔招安帝即位拜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悝上疏曰幸得遭值聖明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與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陛下家憐之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儒德化均周公康叔循二君

前後象州　**大小上郡**　南史夏侯夔爲象州刺史曰亶又爲部尚書兄弟並爲六人至三品邠鄜鄆凡爲八座時人榮之

皆登三品　**俱官八座**　唐書閻立本代兄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並爲六人至三品邠鄜鄆凡爲八座相代爲六部五吏部再唐與無有也

對管華近　**同爲幕官**　又曰温大雅遷黄門侍郎弟彦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識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西川杜濛辟楊收節度判官兄弟同幕觀察判官未幾同入爲御史

大小大夫　**兄弟節度**　唐書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敕易宗表光進爲將時光顔亦又曰涼國李憕自鳳翔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右節度代其兄愿爲武寧軍節度使弟兄交換徐岐隴兩鎮

碑稱棠棣　**第有梧桐**　賈敦頤爲洛州司馬人爲敦頤刻碑市旁弟敦實又爲長史人復爲立碑其側號棠棣碑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爲三相公

兄草弟麻　**弟書兄制**　金坡遺事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布白當制有豐宮制行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照以親嫌辭上元

符末魯公　**拜相曲阜**　**以學士草制**　**對便照以親嫌辭上**　**元豐宮制行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照以親嫌辭上**　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照以親嫌辭上元豐宮制行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照以親嫌辭上

禁中已檢　**見韓維故事**　**乃拱言云**　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拱言云兄弟迭居詞禁兄弟迭居詞禁

行勇辭弟　**草兄制**　**人部**　行勇辭弟草兄制人部

人稱七薛　**有名大曆中踵擢**　楊憑與弟凝凌皆人稱七薛有名大曆中踵擢

進士第時號三楊
第七人皆擢進士第時
貴顯上韓獻肅絳事見前兄弟友恭類
堯佐俱拜平章堯佐以儒臣換節度使一時貴顯

名弟代兄　同時出守　唐書韋貽範名門冠族父言朕令以鄉代兄即日
堪事陛下鄉父嘗言臣有兩子
拜鳳閣舍人　南史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勝詩曰或
鄱太守劉孝勝　杜昔陝河二龍今出守
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
儀同三司子履水金吾
出守

同官兩省　繼美三司　唐書裴寬
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
能默默受制于人哉
孫簡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而

宦　世羨顯家　唐書薛元敬隋
要官每宴私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
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
及族兄德音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
音爲鸞鸞元敬年少爲鵷雛武德中爲文學館學士杜
如晦重之孔皓爲承此與族兄承恩皆爲先鋒沈勇
剛決號轅門二龍

貲財無異　鄉里同稱　牛敬則與三從兄弟
居三世不分財鄉里高其義

念平生語　思自全　後漢書蔡邕與從弟
又曰馬援爲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哀
吾慷慨多大志曰七生一世但取衣食粗足若求贏
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看飛鳥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晉書
曰王衍居宰輔思自全之計以弟澄爲荆州從弟敦爲
青州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

治遷監察御史詔書屢至及赴任陝郊洛城朝臣以下
設祖筵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有白髮驛
吏聲指曰某自擁節清郵五十載未嘗觀祖送之盛有
如此者渥題詩于嘉祥驛云　唐書楊汝士爲東川節
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
昆弟對擁旄節時人榮之

攜從兄弟逅河東三鳳轅

門二龍　唐書薛元敬隋
及族兄德音齊
音爲鸞鸞元敬年少爲
如晦重之　孔皓爲承
剛決號轅
門二龍

貲財無異　鄉里同稱　後漢書蔡邕與從弟
産無異
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里高其義

念平生語　思自全　後漢書蔡邕與從弟
又曰馬援爲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哀
吾慷慨多大志曰七生一世但取衣食粗足若求贏
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看飛鳥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晉書
曰王衍居宰輔思自全之計以弟澄爲荆州從弟敦爲
青州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

外而吾留北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按封胡謝韶小字羯末謝淵小字羯胡謂元末謂韶一作胡謂淵羯謂元末卞壼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龍子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盧衡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龍子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

封胡羯末　龍子釋奴　世說謝夫人曰

越俗超塵　聯冠積笏　南史梁劉歊字子元博學能文族弟訏字彥度幼稱純孝

兄弟二人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稱之曰訏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歊歲之梁搜寒年之纖纖也

詞林同貴　升殿偕榮

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蟬聯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循重積其上琳琅光祿卿瑤俱列牧戰號三戰崔家

原義兄弟小一月　侍終日　吳志孫權母謂權曰

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蜀志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兄事鄭僑　交懽趙禹　史記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子產務在深文禹至少府湯為廷尉交懽湯兄事禹

漢書張湯趙禹共定律令

兄事袁盎　弟畜灌夫　史記季心任俠殺人亡吳從袁絲兄事之弟畜灌夫

兄弟不睦小忿　私情　左傳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蜀志許靖與從弟劭俱知名有人倫鑑名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志靖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犹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而縱尋斧焉必不可

尋斧　散金　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以為比而縱尋斧焉必不可　通鑑主父偃為齊相偏名昆弟散五百金與之曰無復入偃之門

鞠子友生　絕國鬩牆　晉信都王祈訴以絕嗇曰兄弟之國

詩兄弟注言為人兄不念雅子之可哀大不能和友于弟詩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書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奴畜　火攻

史記衛青少時自平陽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痛焉

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相瘉　不協　詩不令兄弟吾兄之不睦　擁馬　寄牋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栗布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相瘉　不協　詩不令兄弟吾兄之不睦　擁馬　寄牋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栗布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栗布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尋干戈　謠諑　失教

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綱鑑漢文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可春一斗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尚書周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交相爲瘉焉左傳周伯仁事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位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鬬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常輔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綱樞草舍聊庇風雨子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相瘉　不協　詩不令兄弟吾兄之不睦　擁馬　寄牋

毒韓思彥巡察劒南有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令尉宰飲以乳兄弟泣曰公以吾弟兄同乳而生邪遂輟爭訟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敢棄文帝以毒置諸棊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不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左右毀碎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我任　不睦不弟　不友不恭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二曰不睦三曰不弟之刑下詳見兄弟一　用刑誅管　克段詩序

管蔡流言以亂周室周公乃誅管叔而放蔡叔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詳前　揚干亂行晉侯不罪其用鉞　叔魚鬻獄叔向亦明其正刑又曰晉侯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謂絳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絳謝曰不敢焚命至于用鉞叔魚爲理官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同罪施生戮死何也雍子買直鯽也罪一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

兄弟四

原　賻布班貸　禮記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請以賻布之兄弟之貧者　旁治又曰旁治正也　無相猶矣　詩兄及弟矣無相猶矣　貴介　左傳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以勇以諾　史記季布以勇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布一諾　公田相責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思過於是傷教化不至乃閉閤自坐東鄉以寫訟者慚悔以田相移終死不爭　北鄉東鄉　又曰丞相田蚡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故私撓由此慙縣　田園取荒　薛包　又曰薛包漢相尊不可以兄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我與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欲就弟名　魯恭憐弟小欲就其名託病不仕　不受辟　後漢書鍾皓字季明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辟　欲辭爵

又曰韋元成兄弘爲太常丞多罪過父賢爲丞相以弘當嗣教令自免及賢病篤門下生矯賢令以元成爲後賢覺元成即陽爲病狂不應名欲讓爵辟兄宣帝高其節欲成弟舉又曰許荊祖父武第五倫

翟武万爲孝廉以二弟普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万訓財爲三分自取肥田彊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晏等以得舉武万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未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推二弟

一無所留不過從兄飯又曰光武問第五倫伯魚曰聞鄉人食帝大笑季方難爲弟盡與爲傭錢鄭均字仲虞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從乃爲編

少遭飢亂實不飯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世說陳長文孝先共論其父因自寔寔曰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坐贓終身捐棄兄感悟遂爲廉潔何減驃騎言書何驃騎勤準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居第五之名也投燭無忤世說周顗字伯仁友愛過常弟嵩因酒曰兄才不及弟橫得重名然蠟燭投之顗神無忤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

難爲兄世說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名出珣之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抵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抵難爲兄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爲兄

小字達逮憂樂又曰戴逵山東而逮逮之弟號果多權略達爲操逮以武勇顯謝安問志業何如逮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隸

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腰鼓兄弟南史沈懷文三子淡深沖仕齊爲淡深沖幼孤及弟弘直爲伯父捨所養弘正醞而不陋吃而能談謔諧似優剛正而腸似直善元理爲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弘直方雅氣調高于次昆或問孰賢曰若蜂腰矣

若蜂腰矣又曰周弘正

阿鴻

摩天北史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兄

尚節義唐書李勣季弟感世充令作書名勣

友愛合丹傳載劉仲丘爲浮道者爲巨麟合丹剖將遺伸丘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能移地

不問有無金史張汝弼正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

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禄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兄弟五

原詩漢拾遺書上留田行曰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察上留田地名其地人不守孤弟鄰人作此以風之

魏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修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黃鵠鳧鵾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絶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丈夫志四海

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慨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續曹子建七步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原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慚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屋存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又詩曰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縣縣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　又於承明作

與弟士龍詩曰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　陸雲荅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淵俊墜雄華堂傾榱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　又陸機贈弟雲詩曰行矣怨路長悵焉傷別促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又陸雲荅兄機詩曰悠遠塗何極別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絶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鴛牛非服箱　宋謝靈運荅謝惠連詩曰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謝惠連西陵獻康樂詩曰哲兄感此別相送越垌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枻遠望絶形音　謝瞻荅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後先暉方年一日長菱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辛棘萼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溫依蘭染薰百氏既洽六義乃摛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牕斜八綺燈懸百枝又示晉陵弟詩曰零雨岐路悲送歸臨水節時事雖爲

舛離憂等閒別　昭明太子示雲麾弟詩曰白雲飛兮
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兮
饒江渚上岩嵂兮乃逼天雲微蒙兮後興雨實覽歷兮
此名地故遨遊兮茲勝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
忽憶予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又示徐
州弟詩曰宴君書室晴眺銅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摛高
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元言斯逞　劉孝綽與虞
弟詩曰下邑非上都徒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勝
鄉風望望餘途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共夜被何由
同　劉孝標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羣
三荊況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
惜光陰遽黜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思聞
五湖譽　劉公幹贈從弟詩曰汎汎東流水磷磷水
中石積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佳
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
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氷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豈不畏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于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
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梁世祖贈到溉到洽詩曰魏
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唐

韋應物贈弟詩曰余解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夢歲月坐推遷　杜甫懷弟頴觀詩曰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氷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蘂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笑吾廬　又喜弟觀即到詩曰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竟荅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爾嘖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嬾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字愁絶始星星

賦　魏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鄴秋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嗣君之光惠庶殁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　又釋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絶重背親而爲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

已攬思難戢于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不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烏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晏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俯寸心而悽惻

【贊】隋辛德源姜肱贊曰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遯以貞孤舟直邁卷跡滄溟

東晉庾統三人贊曰運遘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嚶鳴邂逅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翕肇彼遠岐泯焉靡入

朱明張臣尉贊曰詩詠張仲兮比朱明酌杯敦友依不

表形寡妻屏穢棠棣增榮臣尉邈然醜類感誠

【原】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為思結纏在心胷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至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觸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心時存之寶録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又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

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奥區九
疑形勝浮洲動浪聞暝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
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
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
理豐詞賦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
涼方改願加珍昜緑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
無宣

陶淵明與儼等書曰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
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
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生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
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位八十而終兄弟
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喪兄弟一

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禮曰兄弟之喪以親疎
為輕重　又曰兄弟之喪喪內除哀隨禮殺也　又曰
奔兄弟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　又曰孔子曰
兄弟吾哭諸廟

喪兄弟二

禮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兄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

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制也　又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成宰遂爲之衰成人曰蠻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redacted]曰劉紆早失母同產弟平尚幼鞠育與同起臥及成人未嘗相離平卒紆哭泣嘔血而死　世說曰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弟算俱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絶

喪兄弟三

原 灑血　含灑陳業事詳兄弟下徐苗事詳兄弟

侍宴　唐書趙弘智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痛過期　李勣將卒囑弟事見前祖孫類

增 稱爲義士　哀若大喪　杜林事見前兄弟類　唐書畢構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馳歸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周嵩辭弔　虞監晉書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顗弟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又因事盡哀　諸葛唐書宇文化及欲殺虞世基世南號泣抱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

喪兄弟四

原 如剡之痛　暮之喪如剡言痛也　暮年之服　後漢書馬援兄卒行服暮年不離喪

所馬稜心喪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恩猶同産毅卒稜心喪三年

喪兄弟五

宋詩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佳辰緬難紀來算忽易窮升沒奄暮晦灑埽易禮容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晉賦魏文帝悼天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于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寧步廣厦而跼躅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慴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晉文潘岳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温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祜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絶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元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

神其寧處　又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原啓梁簡文帝敘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藩屏而峰摧壁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塲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慕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荊之友假寤十起之慈皆禮之于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竭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原晉梁元帝荅晉安王敘南康簡王薨書曰南康兄器宇沖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闥不過紈綺之事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畢雙鸞鳥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柏悅

夙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呼

晉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惆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唯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嬾沒望歸魂今龜吉兆祖櫬東旋靈輀次路嚴舟在川廓

然何及痛矣終天

外祖孫一

晉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　晉書曰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于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否　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斯傳懼或乖謬有

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南史曰劉顯字嗣芳瓌族子也父駿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餘年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漾

六帖曰周翼無託養在郤家

外祖孫二

撰述書　從學　漢書楊惲字子幼其母司馬遷之女也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又云遷死惲祖述其書著逢宣布焉　唐書蔣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家鄴得其書遂博覽強記　解其忽訟　誡以廣杏　後漢書樊重貲至巨萬而嘉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訟年八十餘終下見諸葛武侯誡外孫書　如虎而冠　畫龍未成　漢紀呂后崩周勃盡誅諸呂而瑯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是時人皆曰母家駟鈞惡戾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　南史蕭惠開思話少子也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其外祖劉光祿成誡之曰汝恩臧家子正應將迎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時俗紛紜內之歡如疾患邪蕭曰人間宜相紺和誠如慈旨但不幸耻介耻作凡人畫龍未成是以多忤耳　當繩其祖　皆踰其父　晉書荀勗少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舅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嬉戲扶牀　感歎自杖　韓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歡爭些些似外翁　隋書王劭又元集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有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齊孝寬督以嚴訓繼感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于是博涉經史　王筠風韻　梁書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來縈謂僕射張稷曰王

郎非惟顧仲恭公風韻都欲相似穆曰素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晉書素湛少有雅操爲外祖謝安所知以姪元女妻之

宇陽元少孤爲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舒位至三公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司馬朴丞相光之兄宏至中書論謚得罪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朴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後以純仁遺恩補官

外祖孫三

增 中外之寶梁書范岫字懋賓幼而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

汝家陽元又曰陸俙少爲外祖張氏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自稱家世唐書溫造字簡輿上愛其才問家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帝奇之

枕石漱流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欲枕石漱流永歎曰顧氏興于此子

外祖孫四

增 詩唐杜甫詩曰爾爲曾外孫僆儻汗血駒　白居易詩曰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　宋王安石贈外孫詩曰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黎棗長成須讀五車書

增 文諸葛武侯誡外孫曰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

默束于情永窴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增記 宋蘇軾記外祖程公遺事曰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 朱熹記外大父遺事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好善聞于州郡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窮感陶公作祖府君傳汲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

舅甥一

釋名曰舅久也 又曰姊妹之子曰甥 爾雅曰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又舅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出出配他舅而生 左氏注曰姊妹之孫為從孫甥 稟苑曰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婦謂夫之父亦曰舅又舅者舊也謂老舅之稱甥女之子曰甥 詩曰甥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禮曰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屬從謂母雖沒亦為之服 又曰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親也 儀禮曰舅母之

昆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言從母之也　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舅甥二

詩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左傳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將噬臍其及圖之乎十六年楚伐鄧滅之　又曰陳厲公蔡出也注姊妹之子曰出　又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父多妾勝而庶子鮮少嫡母氏性不嘫又曰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秦康公晉外甥也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又後漢書曰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爲吏滂非其人寢而不白資遷怒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晉陽秋曰王夷甫年十七見所繼父父爲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

起祖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晉書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湛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又曰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蒙隨劉藻送玉璽一紐並圖讖祕文于慕容德　南史曰魚弘性豪侈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聞之杖抗三百　三輔決録曰吉閎幼有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邈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　金史曰周昂大定進士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立于外而拙于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得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舅甥三

讀史　誦詩　梁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最遠慤由此奇之又取史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北史楊愔字遵彦津之舅也小名泰王幼喪母曾詣舅求讀何書答曰誦詩愔便號泣感嗟子恭亦對泣感慧從今以後更刮目視之　晉書謝尚幼而所取最遠慤由此奇之又取史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北史楊愔字遵彦津之舅也小名泰王幼喪母曾詣舅求讀何書答曰誦詩愔便號泣感嗟子恭亦對泣感慧從今以後更刮目視之

送　送渭陽　詠渚側　詩序渭陽康公念母也秦康公送晉文公于渭之陽曰我送舅

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韓隨至徙所經歲餘還都浩送至渚則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晉書殷浩蚡韓伯

出封謝邑 助討橫江 詩注周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頌之 吳志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素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因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因投本土名募可得三萬兵以佐助舅策之舅吳景也

晉百官名

得蒲彌甥 自稱皇舅

左傳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諸大人之宰其可以稱許繁乎彌遠也或曰外孫也

為營家產 悉給廩祿

隋書呂道貴文帝從舅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氏性聰敏為舅平光侯蕭勵所鍾愛謂曰汝神采英拔後必知名當出吾右後來知名當出吾右韓充依舅季元元為河陽節度使使署充為牙將曰我知君舊矣吾女方幼以為託後元沒充為嫁之兒不才不足累卿二女于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

等于子弟 倚為腹心

唐書竇軌以甥子弟心嘗夜出呼甥不至斬之 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甥舅恩過

選甥坐貶 抵舅致愆

唐書竇軌以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以不先師範立堂下日三省戶外不敢進 晉百官名

司空立嗣 環衛推官

唐書姚崇外甥張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巨猾克勤亂有司法引庇他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之遂

甚修甥禮 有似舅形

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高履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著不暇坐既去郗愔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嘉賓名超悟子也 晉書桓豹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曰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

神桓逾不恍

同爲洗馬　薦用龍圖　史記漢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景其婿子與黯同爲太子洗馬本傳宋周濂溪少孤養于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奏試將作監主簿

八歲吟詩　五齡受傳　南史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稱其器識　著厥聲名　晉書鎮南大將軍劉弘乃應詹之祖舅詹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當代老子于荊南矣劉輿字慶遜與弟琨字越石並爲尚書郎鄭奕之甥聲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遜越石

檟梨橘柚　玳瑁真珠　世說桓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柚各有其美摠言皇甫松牛僧孺之甥也怨舅不薦作謗詩曰夜作珠宝朝游玳瑁筵真珠牛妾名

得圖書　頗如風韻　盡高名杲杲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曰下

唯舅與甥　朱梁時溫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真跡甚富後韜殛死其甥鄭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跡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丘谷中四十餘年

入學以甥　在宮稱舅　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以帝甥早貴入太學抗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以帝甥早貴入太學釋褐寶抗歸長安高祖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

自致公卿　恩踰子姪　封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唐書

王佻乃李晟之甥武敢開騎射晟在師伍無不從晟視佻與子姪等而給與過之

嘗賜珊瑚　如睹珠玉　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匹

宋齊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睹青天

朗儁第五舅　奇良在此甥　北史齊王延儁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如靚珠玉宅相之

劉家月旦　南史齊王延之與阮韜俱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列齊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與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裕元孫也又曰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

阿士文章　晉書王延字阿士幼聰敏七歲能

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可語孫吳

唐書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法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歎爲曾蘭

謝蘭安八世孫也五歲時每父母未飯乳嫗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見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舅母親乳

晉后諱艷字陽元武帝楊后詩咏周公瓌枝弘農人母天水趙氏早卒于舅家舅母仁愛親乳之使他人乳已子謝太傅劉夫人事見妒類

舅甥四

原

王之元舅

詩韓侯娶汾王之甥妻汾王之元舅也

戎逐其舅

國語晉公子重耳以戎逐其舅子犯曰若吾無濟吾食舅氏之肉

宋鄭傳宋鄭舅甥也

白水之誓

左傳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乃投其璧于河

衛原霍出

漢書霍去病青姊子也

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末抱尸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棗哺之末見食欷歔不能吞咽

館宇

晉書何無忌酷似其舅何謂無成

渭陽世說魏明帝爲外祖築館既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德齊于哲王圖極過于岱閼此館之與靖鍾

酷似

晉書何無忌酷似其舅何謂無成

焉有此甥

王悅造其舅范寧寧曰卿風流雋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戲調

晉書王武子與舅不協舅氏宣美

其舅

世說謝絢于公座戲調其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絢父重王敬輕舅汝安蕞爾年行不由西州門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墨悲感以馬策叩扉咏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常攜就食

郗鑒事詳叔姪

明珠在側

王武子與舅不協舅氏宣美

外甥與舅不

晉書王武子與舅不協舅氏宣美

絢字宣美

西門之慟

又曰謝安蕞爾年行不由西子儁玠之舅也武子語人曰與我甥坐炯然若明珠之在側

與姪元賭

謝安與姪元賭墅顧甥羊墅曰以墅乞汝安蕞爾年行不由西州門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墨悲感以馬策叩扉咏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珠玉在旁

王世說王濟

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 出羣之器 又曰韓康伯清和有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及其發言遣詞往往有思理 驅使草 又曰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丞不留行一斤此人 勇刘薄乃復 不畏彊禦梁書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稱爲不畏彊禦 鞠養之恩南史梁顏協協幼孤養于舅氏陳郡謝暕暕卒協以有鞠養之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重之 勇甥俱宦唐書郝處俊事舅謹與許圉師同里同官達 鄂莊賜舅見莊類

勇甥五

增詩唐杜甫送舅錄事攝郴州詩曰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李白別從甥詩曰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謀略功名安所存與爾俱飄泊此心難具論

唐文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曜于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期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錢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

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曰噫噫葬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暫有形質
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
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抄未娶孩安足
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